

我回到家时，爷爷已经坐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抽他的烟了。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，他自言自语：“不对呀，能考上的啊。”见我没理他，又自言自语：“说不定会考上大学呢。”

“爷，你就别嘀嘀咕咕了，考不上，大不了去种地！”

“瞎说！种地？就你那身板能种地？我看地种你还差不多！好好上学去，要么复读，要么上高中。”

我没理他的絮絮叨叨，一转身进屋里去了。进屋里也没事干，自己心里不舒服，更关键是，同学们的通知都来了，就没有我的，大家对我的态度就变了。本来父亲就不待见我，前一天晚上娘对我说，要我准备去县中上高中，还说让人问了，说我这样的高分，县中非常欢迎，让我插进快班读。当时，父亲就在身边，见娘说这话，就说：“读什么读？上完高中再考不上学，还不是回家种地，还不如现在就让他在家帮忙。”

娘没理他，自顾自地替我收拾被子衣服等，好让我带到县中去用。本来已经打好背包了，娘又觉得垫被子薄了，就打开背包准备换一床厚的，可父亲一把夺下了她手上的被子，说：“换什么换？上学嘛，就要受一点苦，我那时上学只有一床被子呢，垫半边盖半边！”

现在又不是你那时候，娘白了他一眼，把被子换了，还换了一床新床单。父亲悻悻地不说话，好半天才对我说：“那就后天去县上，你明天把地里的绿豆拣了。”

娘说：“那点绿豆，让英子去拣算了。”英子还要给你帮忙呢，还要给爸做饭。

“那我去拣该行了吧。”娘不满地说。

父亲这才不说话了，转身走了，边走边说：“你就惯他！你看他多大了？17岁的人了啊。”

我对娘说：“娘，没事，我明天去拣绿豆。”绿豆地在公路边上，不多，不到两亩地，有时种菜，有时种萝卜，种绿豆还是第一次。绿豆其实几天前都要摘的，可那几天我没心思去拣，如今见父母为这事发生了争执，我心里难受。所以第二天一大早，天刚放亮，我就背着背篓和挎篮去了绿豆地。

拣绿豆，早晨最好。绿豆和黄豆不一样，黄豆熟透了，也不会大裂开，绿豆和芝麻相似，一熟豆荚就炸开了，摘的时候，绿豆就会飞出去，落到地里，所以绿豆不能等它炸开就要摘回去。

摘绿豆荚，要选在早上。早上露水大，绿豆荚是皮的，不易裂开。我这天去得早，摸黑起床，当我走地头上了，天才麻麻亮。

只喘了一口气，我就背着挎篮走进了绿豆



地。背篓和挎篮都是用竹子做的，我背着有点大。尤其是挎篮，我斜挎在我的身上，它就在我的屁股下面了，一走就敲打一下我的腿，但我却发现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把露水给我打了。早晨的绿豆地里露水非常大，我一走进去，就把我的裤腿打湿了，因为挎篮一直不停地摆动，敲打着我的腿的同时也打掉了绿豆的露水，这样就好多了。

拣了一挎篮绿豆的时候，见我的班主任肖琪玮带着新一届初三学生在公路上做晨练。我马上把头埋下去了，可他偏偏盯着我看，我只得抬起头来打招呼：“肖老师好！”

见全班同学都扭头看我，他对领队的班长，也就是我们班留下来复读的尹大娃说：“你领着同学们继续跑到老地方回转。”尹大娃用眼睛和我打了一个招呼，领着大伙跑远了。

肖老师这才和我打招呼：“方英安，听说你准备上高中？不要那么急啊，你分数那么高，说不定哪个学校会补录的。”

我不知怎么搭话，便低着头不说话。

“你别气馁，你是有才华的，别因为一时的挫折灰心丧气。”

我说：“谢谢肖老师，对不起，我给你丢脸了！”

“你怎么这样说，我虽说是你的老师，可我还不是朋友一样？别想那么多了，即使上高中，你也要好好努力。”正说着，尹大娃领着全班跑回来了，他便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随着队伍的后面，慢跑走了。

看着他远去的身影，我一时默然了。肖琪玮虽然教我们的时间不长，但这次中考后，他受到学校重用了，不仅继续带毕业班，而且还当了语文教研组长，当然，这仍不是他所向往的。

记得在我们中考成绩出来后不久，我曾和他聊过，他说他的目标是校长，是教育局长，甚

至是县长。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表情，两眼放光，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。他是相信自己有那个能力的，他对我也真是好，在我的眼里，他是一个好人。我冲着他远去的背影喊：“肖老师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”他也许听到了我的喊声，回头看了看我，冲我招了一下手。

我仍然低头摘我的绿豆荚，摘了好半天，才摘了两挎篮，工程还巨大着呢。越摘我就越感觉到种地累，还是上学好。这样一想，我就恨自己报志愿时过于自负了。

太阳出来了，本来凉爽的早晨一下子就明亮又热烈了。我已经摘了满满一背篓了，我试着背了一下背篓，有些吃力，看着地里还有一半的绿豆，我已经没有摘下去的力气了。我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决定回家。刚弯下腰，就见英子从河边的地头上了来。

“你怎么从这里来啊？没走桥上来？”我奇怪地问。

“有什么奇怪的？我过河近啊。”

“这里水好深呢。”我看了看她的裤子，果然全湿了。

“你不在家给爷做早饭，来干吗？”我问。

“爷在吃呢，我来喊你吃早饭。”她见我已經摘了一背篓绿豆了，又说：“嘿，你这个学生娃还可以啊，干活还蛮快，一早就摘了这么多呢。”

我没理她，背起背篓就要走。

“你走哪走？”

我不说话，上了公路。

“嘿，你真是有力气，走公路去过桥？可是两三里路哟，你等我嘛，我再摘一挎篮，一起过河，几步路就到了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英子说得对，过河就是瓦场，多近啊，可我早晨来的时候没想到从那儿过河，关键是没从那儿走过，不知水的深浅。

见我还在那儿歇着，她斜了我一眼说：“过

来帮忙啊，赶快把挎篮摘满，回家吃饭，我也没吃呢。”“嘿，你呀，读书都读傻了。”她飞快地瞄了我一眼，笑着说。

她看了我一眼，“嘿嘿”地傻笑着。别看英子在我家待了这么多年，这么近距离说这么多话，还真是第一次。看着她嘿嘿傻笑的样子，我没想到她笑得挺好看呢。

“看什么看，没看过啊。”她见我看她，扔了一个绿豆夹打在我的头上。

“怎么了？你不敢让人看啊。这么厉害，我看谁敢娶你？”说到这我一下子停住了。别人都说她是我妈给我找的媳妇呢，果然，她红着脸低下了头，装作没听到我的话。

一下子冷场了，只有两个人摘绿豆的声音。我已经顺手了，摘得挺快的，可英子比我还快，我知道她自小就在地里干活，只见她两个手挥动着，飞快地摘了绿豆，又飞快地放进挎篮里，再看绿豆秆上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一个豆夹了，整个动作连贯又好看。她个子比我略矮，可挎篮在她身上却一点都不碍事。我停了下来，看着她不停地摘绿豆，又将绿豆放进挎篮里。我看得有些人迷了，她上身穿着的确良花褂子，我知道是娘给她缝的，袖子缩起来了，露出一截白白的胳膊，藕节似的。裤子是红色的，我平时怎么没见过她穿过呢？心里一阵疑惑。膝盖一下全是湿的，是刚才过河打湿的吧，裤脚全是泥。

“看什么看，快摘啊。”她回头看我一下。

“摘什么摘？你也不看看你的挎篮？”

她看了一眼挎篮，已是满满的了，笑了说：“那就走吧。”

我便走向背篓，她也几步走到背篓跟前说：“算了吧，别把你压着不长了，我来背背篓，你背挎篮。”

“你背？”我上上下下看了她一眼，不信任地说。

“你别小看人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从小背苞谷背到大，一百多斤比这重吧，你背过吗？你别背到河中间，把绿豆倒在河里，那时姨父可要……”一想到要过河，我胆怯了。她背起背篓就走了，沿着地沿，几步就走到了河床上，立在河边上挽起裤脚，头也不回地下了河。她的腿也白白的，若她的胳膊是小藕节，那她的小腿就是粗的大藕节。一想到这，我自己都笑了，怎么尽往藕上想呢？英子又不是藕做的！

我也学着她立在河边缩裤子，可我根本没有这个能耐，提起一只脚，另一只腿就打颤，摇摇晃晃的，好不容易缩了一只裤腿，缩另一只就不行了，挎篮的绿豆荚倒了一沙地。我抬头一看，英子已经到河中间了，我便急急忙忙下了河。我得跟着她走，这一段河我不知深浅，只有跟着她，才不至于走到深水潭去。

我从背后远远地看着英子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。英子欢快地在前面走着，看着她的背影，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，唉，若考不上学，永远在狮子口当个农民，娶一个英子这样的老婆又有什么不好呢？人长得不丑，泼辣又能干。她就是没有知识，可这又有什么紧要的，再说没有知识又不是英子的错。这个时候，我才领悟娘的良苦用心，按娘的说法，有模有样的，屁股大，屁股大的女人能生男孩呢，我猛然为自己的想法脸红。我的大脑里一下子冒出阮茵了，阮茵的屁股也大啊，一想到阮茵，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。

“喂，你磨磨蹭蹭干啥啊。”英子已经走到河对岸了，歇在石堤边上，见我还在河中间，就喊我。可能是见我在水里踉踉跄跄的样子吧，她跑着下河来接我。她几步就到了河中间，伸着手说：“来，把手给我。”

我被湍急的流水冲得东倒西歪，听她这样一说，马上就把手递给她了。过去见书上说女孩子的手是软软的，拉过阮茵的手，是柔软的细嫩的。可英子的手却是粗糙的，我猛地一拉住，还扎了我一下。我知道这是干活人和读书人手的区别了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

有英子的手，我在水中果然安稳多了，我随着她的节奏，几步就过了河，上了岸。可她还是不饶我：“没见过你这样的，背了东西，就不会过河了，我看你上学时背你小媳妇怪麻利的。”

我瞪了她一眼，见她还拉着我的手，一把就甩掉了：“你有完没完啊。”

“哟，戳到你痛处了？别看阮茵考上学了，她还不是你的小媳妇。”她说，就背着背篓飞快地上了堤，几步就上了院子的台阶。

晨露刚漫过桑园的垄沟时，桑叶的脉络里就浮起了光，这是安康的春，三条岭的桃树正把去年的枯枝染成淡粉，我总觉得这光与这粉白，都和蚕有关。桑园对面的山梁上，父母的坟茔藏在松影里，像两枚被岁月收存的蚕茧，我握着相机站在这里，镜头里头的桑蚕，正把千年光阴，一圈圈缂进丝里。

最早识得桑叶，是在母亲的笼子里，村蚕室里，我曾在蚕匾边看刚孵出的蚁蚕在嫩桑叶上挪着，啃出月缺一般的弧度。母亲纳鞋底的一线穿过窗棂，和蚕吃叶的沙声缠在一起，后来才知道，这声音在安康的山谷里，已经响了两千年——从秦巴山地的先民在石缝里播下桑籽开始，从丝绸之路的驼队驮着安康蚕茧蚕种走向长安开始。

蚕要眠四次，才肯吐丝。每一次眼前，它们会突然静下来，趴在桑叶上停住。蚕子卧眠是为攒劲，就像人歇够了才有力气往前赶。第四次眠醒后，蚕身突然发亮，像浸了油的玉，它们在匾里爬来爬去，找一个角落便开始仰头，嘴里渐渐吐出银丝。先是稀疏的网，再是细密的圈，最后把自己裹成椭圆形的茧，白的像云，黄的像蜜。

我曾偷偷剪开一个茧，里面的蚕蛹蜷着，像藏了个小小的梦——后来才懂，那些被剪开的茧，其实是剪不开的牵挂，就像父母走后，我总在桑园里看见他们弯腰干活的背影，明明知道是幻觉，却舍不得移开目光。

曾经艳美的丝一厂，最早上班的那几个同学站在机器旁，把蚕茧放进滚水里，竹筷轻轻一搅，丝头就浮了上来。那些生丝后来变成了丝绸和丝绵被，铺在儿子婚床上，整个屋里还藏着蚕的气息。

蚕结茧后，辅料缂丝，蚕蛹制种。安康蚕种场的工作人员剖开茧子，雌雄蛾子被成对地扯撒在棉纸上，翅膀抖落细碎的磷粉，像撒了把星子。它们交配，产卵，然后静默死去，留下一叠叠芝麻大的卵，黄的、褐的，被收在一张张纸上，等到来年春寒褪尽，再孵出新的蚁蚕。

现在我把相机里的照片存进硬盘，那些蚕眠的静，吐丝的柔，成茧的圆，何尝不是另一种“制种”？把父母的样子，桑园的风，汉江的雾，都酿成可以留存的念想，有一天我也会变成山梁上的一抔土，这些影像会像蚕卵一样，在某个春天醒来。

桑园里，偶遇带着孙儿孙女采桑葚的老人，竹篮里的桑葚码得整整齐齐，她说过去摘来充饥，现在权当水果。远处汉江的水泛着光，像一匹没织完的锦，秦巴山地的轮廓在雾里起伏，像蚕茧边缘的褶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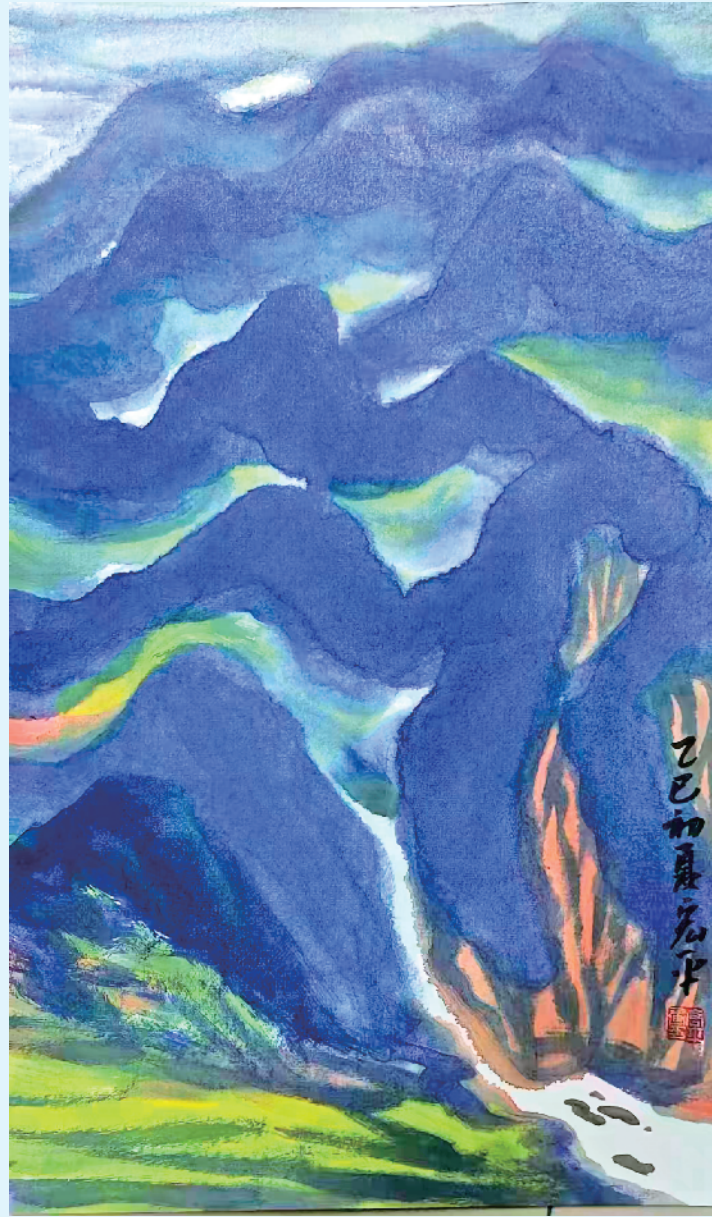
山梁上的风掠过桑梢，带着桑叶的清香。父母坟前的草又长高了些，像他们生前没说完的话。相机快门轻响，定格下一只只刚破茧的蛾，它停在桑叶上，翅膀还没完全展开，却已经在酝酿产卵的事。这多像人生：采桑人会老，养蚕人会走，但桑还在抽枝，蚕还在结茧，汉江还在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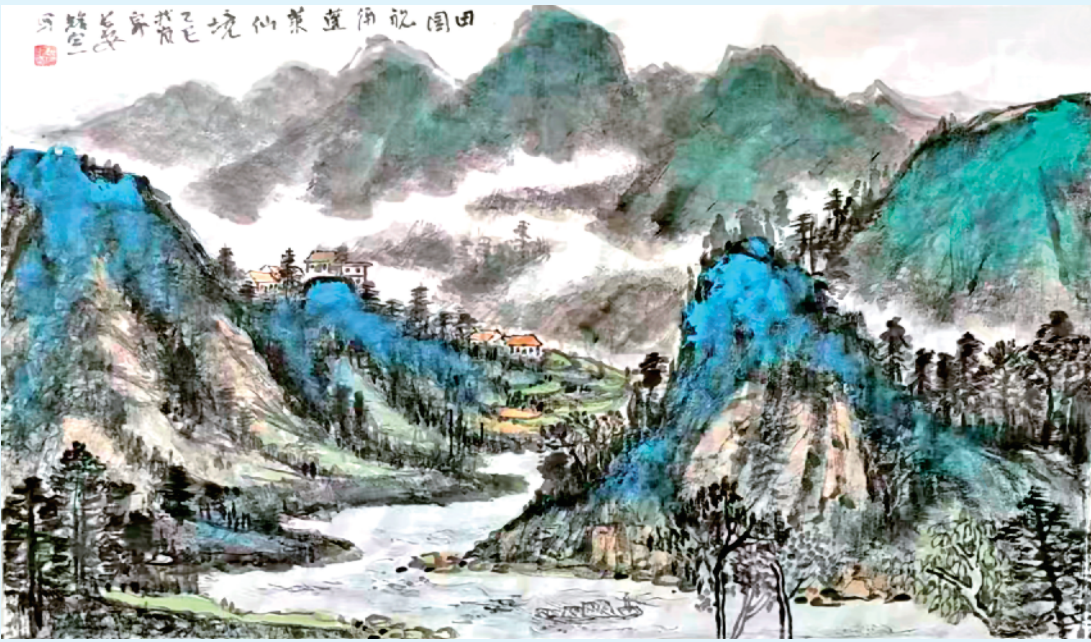
岚山五月 李宏平 作



千年守望 冀陈光 作



蓬莱仙境 张铭宣 作



南山宫积翠 向阳 作



岚山秀 李宏平 作